

## 重生

（小小说）

□ 付文华

李海军引起公安部门关注，缘于一起偷窃案。

他原本是一个不良少年，四里八村的乡亲们个个痛恨。

1972年，他出生于太行山脉东麓一个荒僻的小山村。村子周边零零碎碎的山坡地，干旱贫瘠，收成微薄。百姓们的日子清汤寡水，而他家的生活，更是凄凄惶惶。

父母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，母亲智力不健全，哥哥和姐姐也痴痴傻傻。李海军是家里的次子，虽然头脑聪明，但由于缺乏家庭教育和引导，一步步踏入歧途——整天游手好闲、偷鸡摸狗，祸乱乡邻，人们纷纷断言，这混蛋早晚要进公安局。

一

要说，真是奇怪呢，同样生长在苦难家庭的孩子，却能够成就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村里另一个年轻后生高世杰，踏实稳重，人见人夸。

高世杰比李海军年长10岁，也是一个苦命人。他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时常叹息哭泣，岁月凝滞粘稠。然而，他却在苦难中学会了善良和包容、坚强与自立。

1980年高中毕业，他应征入伍，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士兵。退伍返乡后，成为一名交通民警。

日子黑黑白白，季节青青黄黄，他们原本沿着各自的轨道，去往自己的远方，难有交集。

可是，高世杰看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，必将彻底毁灭。因此遇有机会，总会苦口婆心地

劝慰李海军，要他踏实做人，切不可胡作非为。

李海军的人生满目沟壑，自觉前路茫茫。因而，高世杰的金玉良言愈显苍白无力，如风吹过耳。

人是有了目标、点燃了希望，心态才积极，才可能有所改变。

看看李海军已经成年，高世杰托熟人安排他到当地一家钢铁厂工作。由于他文化水平低，只能做技术要求低的装卸工。

李海军有力气，起初也抱怨工作苦累乏味，但他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，为父母家人买了两斤肉，见哥哥姐姐吃得高兴自己也很满足，回到厂里干劲儿就更足了。

只是，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，人的不良习气一旦形成，若欲彻底改变，何其艰难。

在厂里，李海军小偷小摸、顺手牵羊的问题仍然时有发生。

高世杰一次次说服教育，有效果，不理想。

那天，他俩促膝长谈。“海军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知道你不只是活给自己的，更是活给父母家人的。你在外边惹了是非，人家不仅笑话你，还会戳你爹娘的脊梁骨。还有，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我管着你，你不好好工作，我也跟着丢人呐！”……

高世杰刚刚被发展成为一名正式党员，崭新小巧的党徽在胸前闪着熠熠的光。鲜红的党旗下面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虽然不大，却和正直善良、自带光芒的高世杰相得益彰。

李海军全身触电一般，他是多么羡慕高世杰啊。他几乎听不清楚高世杰的苦口婆心，只盯

着他胸前的那枚党徽，眼睛有些发直。

此后，高世杰一个多月没有见到李海军。他以为自己那天说话语气过重，惹李海军生气了。正想找时间与他沟通，李海军却满面红光地到交警队来了。

原来，由于工作勤奋，李海军受到了厂领导的表扬。他此来交警队，就是为了向高世杰报告好消息。

高世杰留他在警队吃饭，特意为他打了一份肉菜。

二

日月流转，时光如水，冬去春来。

高世杰整天忙忙碌碌，全市“优秀交通民警”的大奖状在办公室的墙上接连贴了五张。李海军每次来警队，常常看着奖状出神。到了年底，他也从厂里捧回一张奖状。高世杰一遍遍展看，两眼潮红。

李海军还高兴地告诉高世杰说，厂里一位卡车司机，答应教他开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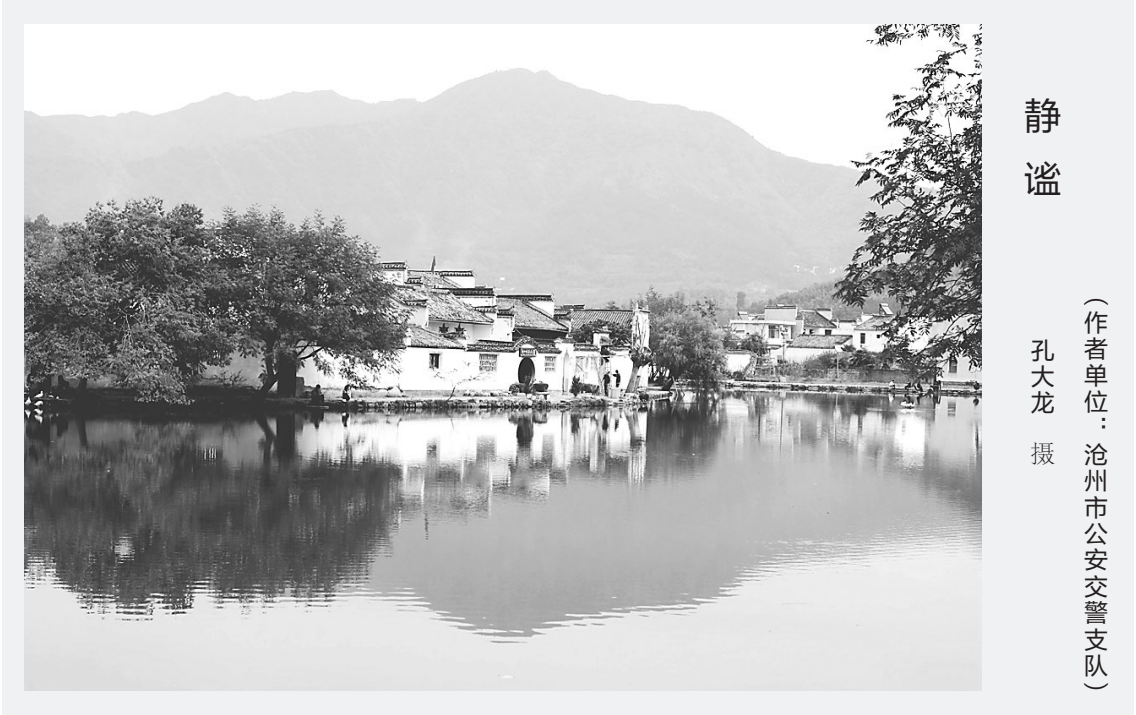
在当时，做司机可是人人艳羡的技术工种，一般人难以企及。李海军何来如此幸运呢？

平日里，他忙完自己的工作，总是帮司机师傅擦洗保养车辆。时日长久，司机师傅心生感动，因而教他开车。

李海军顺利地考取了机动车驾驶证，由一名装卸工，转岗成为卡车驾驶员，工资待遇水涨船高。

随后，他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有了温馨的家庭。他的人生，从此步入坦途，可谓美满。然而，他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。

三



静谧
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）  
孔大龙 摄

## 恩师

□ 王胜田

燕河是我最初学画时的授业恩师，也是我步入社会的启蒙和生活上的典范，因此，他的思想影响着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他的人格熏陶着我的言行，他的情趣影响我快乐永远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
记得在省城艺校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时，我携带几幅临摹的画，约几个伙伴，骑了半天自行车，赶到了省城艺校。经过招生老师严格的专业测试，我才发现自己只是井底之蛙，怅然而归。躺在家中的土炕上，无奈地望着从门窗射入的一缕缕初冬的阳光。这时，邻村富安叔的造访使我眼前一亮。

富安叔姓党，由于他儿子与我大哥既是同学好友，又同在一个部队当兵，故农闲时节常来串门。当得知我情绪低落的前因后果，富安叔说他村的法合（燕河）是个了不起的画匠，并愿意引荐。顿时，我觉得单调而沉闷的院落蓦然变得色彩斑斓。

燕河原名燕法合，1948年就读于滹沱河畔的华北军政大学，后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，后来因故迁了原籍，与六弟共同蜗居在高不到二米、大小不到十平方米的窄小窝棚里。然而，这低矮棚子里到处弥漫着书墨翰香，使我不自觉

地拜在燕河门下。从此，这草棚成了我青少年时期快乐的田园，燕老师和我也成为忘年之交。

那年代，生产队没有机械，所有农活全靠人力，翻地、起粪、拉粪、锄草、收割老少皆上，农忙季节更是昼夜不分。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时常累得刚发育成小男子汉的我喘不过气来，而燕老师虽已年近半百，却视若等闲。田间劳动，他总是早出晚归，农活分配，他总是勇挑重担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经常挤时间帮别人家里起粪坑、清理猪圈，为村里打扫街道，农忙季节更是劳作不辍。白天，他随身携带速写本，劳动之余，写生一些牛马牲畜，或为乡亲们画几幅肖像；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，读书作画，乐此不疲。十余年繁重的劳动，为他积累了盈尺书稿和一大木箱速写作品。

他从不怨天尤人。他说回乡后，乡亲们把他看作离家多年归来的游子去欢迎。尤其是叔叔婶子们，都说他是在外多年的“学生”回家。每当说到这里，他总是眼含泪花，深深地感谢这块土地上的人们。平时他除了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干一些粗活外，还尽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叔叔婶子画画像、写写信，为左右邻居写春联、画年画，为乡亲们拿主意、想办法，为村里写

标语、出墙报、画壁画。

那些日子里，不管体力劳动多么繁重、生活多么艰苦，晚上我总要骑上自行车，到燕河老师家去聆听他的教诲，看他画画，听他讲村子外面的事情。他常给我讲欧洲文艺复兴、中国戏剧、民间艺术，我在他那里了解到什么是光影素描，什么是轻音乐，什么是人体结构。有时我带着满腹的疑问而去，却常常带着一本画册或满脑袋新奇的故事欣然而归。

1980年隆冬，我应征入伍，两年后成为军校一员，毕业后成为身穿四个兜军装的部队干部。接下来，虽有书信来往，但紧张的部队训练，使燕老师逐渐淡出我的生活。直到1989年我调回省城之后，在街上才偶然看到多年不见的燕老师。

他老多了，皓发满首，但依然慈祥、睿智、热情、健谈。我拉他到我的斗室之中，弄了几个小菜，烫了壶老酒，竟夜长谈。他业已离休，与一寡居多年的中年女子结婚，日子着实过得满意。此时的我也有了娇妻爱子，居家和美，尽享天伦。酒至酣处，我俩举杯邀月，愿天下好人一生平安。

从此，我俩再无分开之理，常他来我往，我往他来，无穷已也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）



秋山书味 郝贵君 作

（作者单位：涿鹿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）

## 阿姨，请捂紧您老的钱袋子

□ 张顺刚

见到这位阿姨，是在她的家里。宽敞明亮的客厅，墙壁上高高的书柜让我着实多看了几眼，我想那高高的书柜里必定有我没读过的书籍。阿姨是一个平和宁静、有气质的人，独自一个人在家，她告诉我她被骗了。

“多少？”  
“十万元。”  
我问她怎么被骗的，她说自己想着投资，那人说能够赚钱。“我先后给他汇了十万元，他还是一味地催促我投资，我才感觉不对劲。”

“你认识那人吗？”我问。  
“不认识。”  
“汇款的时候没有人阻止你吗？”

“有。”  
“那怎么还汇款了？”  
“我说亲戚买房子急用。”  
我看着八十岁的阿姨，要不是登记了报警人信息，哪会看得出实际年龄呢。阿姨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气色很好，一看就是健健康康的那种，眼神灵动，言辞谦逊。我环顾四周，家境应该不错，阿姨所在的小区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属院。  
“你家里人呢？”

“儿子上班去了。”  
“他没有给你提起过有关电信诈骗的事情吗？”我知道上级安排我们经常宣传有关电信诈骗的注意事项，阿姨应该知道的。

“孩子经常提醒我，这事我没有和他商量。我是想着一定能够赚钱，没想到会这样。”

我认真听着，仔细记录，及时向上级反馈。“阿姨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保重身体要紧，千万捂紧您老的钱袋子。”我尽力安慰着，耐心与阿姨交流着，提醒着，认真做好接处警工作，不能有一丝疏忽。

出门后，阿姨远远地看着，送我们离开。

每次接到这样的警情，战友们都是一番忙碌，希望为受害人止损。每次接到这样的警情，我们都会为老人痛惜，对骗子无比痛恨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，任重道远。我们定当加倍努力，警民一心，让养老诈骗犯罪变成“过街老鼠”，人人喊打，为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安全稳定的舒适环境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）

## 军考拾忆

□ 郭军红

前几日，浏览新闻报道看到，2022年全军士兵考学文化统考（俗称军考），于6月7日至9日与全国高考同步展开。今年全军部队在全国91个市设置158个考点，约5.4万名士兵参考。

看到这则消息，不由地令我思绪万千，同时也开启了自己对当年参加军考的记忆闸门。

我的军考之路始于1987年。也就是在那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，经过自己报名和连队党支部考察核推荐，我和我们连队的另外一名战友，作为当年参考学员苗子，一起上报到了部队干部招生部门。最终，经过审核确定了参加当年全军统考的资格。

即使确定了参考资格，我和我的战友们依然天天奋战在训练场上。只是白天我们参加连队正常的训练、管理，坚持部队正常的一日生活制度，到了晚上，响起熄灯号声后，战友们进入梦乡的时候，我才带上高中的数理化教材，到连队学习室，进行复习题的推导、演算、证明、背记。

到三月下旬的一天，连部通讯员通知我到师部办公楼前广场集合。等我们师部各个直属单位的学员苗子们赶到集合地点后，先是由部队直工科的一名参谋讲话，大意就是说了让这些战士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专心备考，要将大家集中起来，到一个团里复习去。

在这个参谋的带领下，我们师直属队的四十多名学员苗子，带着各自的携行物品和被装，乘坐军车，一路向东，来到了距离师部七十公里外一个团营区里。

当时，我们从军车上下

来，整好队。这个团里交接的干部对我们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这些参加考学的战士由我来带，希望你们认真学习，服从管理，严格要求自己……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干部是团里装步二连的一名排长，姓李，头一年刚从陆军学院本科学院毕业。他与我们朝夕相处了三个多月，具体负责我们生活制度管理。

现在想起来，20世纪80年代，部队的生活条件、居住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。记得当时，李排长讲完话后，便把我们带到了一排暂时没有人住的连队宿舍内。

李排长带领我们一起搬来青砖，摆起来，再从一个仓库里抬来铺板，铺成大通铺，这就是我们的床铺了。复习看书的时候，我们都坐着小马扎，趴在床边学习。

为了使我们考前复习更有针对性、时效性，团里的领导还请来驻地县中学的高中老师，分别就统考课目，结合往年的统考题型，给我们进行要点讲解、难点辅导，使我们的学习效果有了明显提高。

现在想起来，我们能够顺利参加军考，入学提干，真心感谢当年部队各级领导的关心厚爱。

就在我们集中复习三个多月后，当年的7月2日至4日，我们走进了考场，顺利地参加了“秋季全军招生统考”。统考结束第二天，我们返回了各自的连队，继续参加连队的正常工作训练，直到8月下旬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。

就这样，我打好行装，告别苗子，带着各自的携行物品和被装，乘坐军车，一路向东，来到了距离师部七十公里外一个团营区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定州市公安局）

□ 郑伟

## 海边遐思

怎会拒绝海的盛情？任凭阳光旖旎，沧海潮生。于是把酒临风，徜徉在海天一色的喧哗中，剥落故事的背景，将自己安放在曲回蜿蜒的海岸，捧一枚海螺，聆听海的心跳，看太阳从清晨泅渡到黄昏。

掬一抔深情，循着海螺仙子的呼唤，我应声而来，探寻这明亮的尘世。阳光，蓬勃盎然，袅娜的水母拎着洁白剔透的裙裾去赴一场海天盛宴，银鱼结队逡巡护卫着澄澈安静的水面。独坐岛屿解读平静，任凉风习习打磨出传说的蔚蓝。逐光掠影中，以梦为马，须臾莞尔寓目成烟。把笑容噙在唇边，在有限的视线里企及无限的苍茫。也许，在视线之外、嗅觉之外，或者听力之外，一滴水的荣枯在潮汐起伏间已经诞生出地老天荒的永远。一梦经年，静海凌波，听鸥鸟的落羽，也听流云翩跹。海潮与三月的热情在浮生芳华外交响，一地的尘缘欢愉，载着帆船，流连。

有人说，伤心的人喜欢来海边，是眼泪把海水染咸。可是谁能听见海的祈愿，刺破天籁的沉寂，用宽大温和，荡涤汹涌而至的积郁，把握繁盛清远，在耳边说：欢颜。然后把写在沙滩上的那些细密的过往，抹去，抹去郁结交错的斑斓。隔着岸，慨叹参商，笑语里，梦寐相关。

日光纷纷扬扬将我包围，海风在裙角扯出褶皱，撩开云底空茫的记忆，关于海，关于那片荷园。尽管关于荷的记忆已在紫回的梦境中失落，可是那弥漫于荷塘的魂韵幻化升腾为瘦瘦的暗香，一缕如醇，杳然如昨。风起，叠嶂层错，涟漪清婉徐缓，仿佛琴音流淌，拨弹着韶华漫漫，萋萋新蕊，霓裳曼舞，在明媚的约期里绽开清浅的笑厖。馨香一瓣临水卓然，在初薰的梦境里翠微缭绕，宁静而悠远。我已含笑伫立，如荷，沉寂，淡然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抚宁分局）